2026年11月3日 星期二
本版责编 谭繁鑫
电话:010-64294501 E-mail:zgwhbwypl@163.com
中国文化报

“国风舞蹈热”背后的同质化隐忧

张朝霞

从《只此青绿》的“青绿腰”被众人效仿,到更多国风舞蹈借传播“出圈”,一个结构性问题凸显:当“国风”退化为题材标签,跟风之作渐多,动作语汇与审美风格趋同,舞蹈本体的深度开掘亟待回应。

笔者从“短视频国风舞蹈”与“国风舞剧”两个序列切入,拆解同质化动因。两个序列的“热”,背后是政策、市场、观众三重机制的耦合。政策层面,相关战略影响下,舞蹈回归东方古典美学,含蓄空灵、克制飘逸的“雅文化”成为重要尺度。当然,政策并不规定身体如何呈现。市场层面,算法与演艺资本深度介入,专业舞者频频“出圈”,国风舞蹈成为流量引擎。流量偏向于认可被即时截取之物,“素色长裙”“空灵配乐”等成为短视频滤镜下舞蹈美的“配方”。观众层面,跨媒介普及让观众从“被动欣赏者”变为“审美主导者”,其唯美化的偏好反向塑造了创作趋势。当审美偏好被算法放大,“我喜欢”便变成“只能这样”,“含舞量”“好看”被简化为“舞蹈美”的标准。

在这里,真正驱动国风舞蹈走向同质化的动因是市场与观众的正反馈闭环。以唯美身体为核心、极简东方美学为基底的重要范式,成为国风舞蹈两大序列共享的底层逻辑。

先来看两大序列国风舞蹈呈现出的浅表化症候。

碎片化、竖屏化的传播场景,进一步强化了短视频国风舞蹈的同质化风险,其表征有三:其一是动作语汇的快速模仿复制。从“青绿腰”到汉服变装,一个动作成功露出,数日之内便沉淀为“动作库”,复刻是成本较低的路径。其二是视觉符号的拼贴化。服饰、妆容、配乐、滤镜被剪出原初语境,底蕴深厚的动作语汇被抽取为随手贴用的标签,舞蹈的身体让位于视觉奇观,“名场面”成为最大流量密码。其三是跟风化传播的自我强化。流量逻辑不断“生产”可复制的模仿范式,低成本、高仿效、快速裂变的工具理性强化了“去语境化”,带来“去历史化”“去个性化”。诚然,短视频一定程度承担了舞蹈普及与“雅文化”传播的功能,但若普及以牺牲本体深度为代价,量级传播只会导向质的浅表化。

国风舞剧以专业剧场为场域,结构化叙事与专业化创制理应更具艺术自觉,实则同样存在同质化隐忧:第一,题材趋同。名画、名典、名人被循环取用,山水、烟雨、丝竹、禅意等符号化为随意调取的公共素材库,作品的可辨识度难免损耗。第二,舞美调性趋同。极简留白、素雅妆造、空灵配乐一类风格化意象的营造,渐渐丧失原创的锐度。第三,更应警惕动作语汇与叙事套路的趋同。标志性姿态被反复征用,起势、定势、定格、顿挫的编排逻辑渐趋接近,一套屡试不爽的“国风公式”呼之欲出。与此同时,专业剧场的把关人职能有弱化风险。为压缩风险、保障收益,投资方倾向复制已验证的范本,一些评奖与档期又加固模板依赖,创新成本过高,于是,舞剧创制机制往往进行了结构化的保守选择。一旦架空式古风替代历史叙事,形式凌驾于情感内核之上,国风舞剧极有可能退化为空洞的视觉展演。

再来看同质化风险的双向传导及其破解之道。

国风舞蹈两大序列之间存在的双向传导的同质化趋势是更大的隐忧。国风舞剧爆款为短视频提供传统调性的动作母题;短视频的流量机制又反向倒灌到舞剧创作,倒逼其在构思阶段掂量何种姿态更易被截取,舞剧的深度或可被流量稀释。算法逻辑下,短视频又固化大众的审美期待,“飘逸、唯美、极简”与“风格化动作”“切片化名场面”一拍即合,容易成为审美定势。审美定势与市场逻辑耦合形成闭环:平台只推三秒奇观,院团只复制通行模板,创作者两头受制,好作品让位于“好卖”的作品。

化解之道,在于回到舞蹈本体,破立有度,守正创新。其一,建立“文本—身体”的前置调研。立项时提交所依据的朝代史料、文物图像与文献清单,不是笼统的“取材于传统文化”,而是“取法于哪个时期的哪一类形象”。其二,重建谱系意识。把《丝路花雨》《踏歌》《丽人行》《只此青绿》等作品并置展示,让观众看见同一文化母体下国风舞蹈的不同解法,“抽象国风美”的单一范式就不再是默认值。其三,建立分类分层评价机制。短视频国风舞蹈与国风舞剧舞台作品要分开进行评价:前者以传播效率论,后者以语言探索论。必要时,围绕国风舞剧的审美评价,增设“身体语言独创性”与“历史文本依据”两个维度。其四,完善平台引导与评论生态。平台为优秀舞蹈文本提供传播渠道,但应标注来源、配套动律分解教学,以专业舞蹈引领大众普及。而舞蹈评论也应回到动律来源、重心处理等专业化维度,让大众学会以专业的眼光来评价“所见之舞”,这是专业舞蹈领域赋能大众审美提升的重要维度。

总而言之,“国风舞蹈热”是文化自信在舞蹈创制与传播领域的正向标识之一,它让传统“活”在了当下。但成功会带来惯性:“配方”反复有效,创作便容易停在审美定势层面。传播热度可以点燃审美,但不应成为审美惰性;市场业绩可以成就作品,但不应规训创作。从“符号拼贴”走向“精神创造”,让每一段“优雅之舞”都能追溯至一句文辞、一幅古画,有助于国风舞蹈不成为昙花一现的噱头。

艺海观潮·锐评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中国文化报社 合办

『土』文艺何以成『顶流』

刘淼

真正推动乡土文艺完成从“土”到“潮”蜕变的,是全社会日益深厚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更是在新大众文艺时代下,普通民众文化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

不久前,一段景颇族刀舞短视频刷屏全网。云南昆明滇池丹霞桥上,云南省歌舞剧院副院长袁志平携团队,以黑色西装搭配景颇族传统挎包“筒帕”,手持长刀道具,在雨中翩然起舞。刚劲豪迈的舞姿、独具韵味的民族韵律,极具视觉冲击力,迅速火遍网络,并在世界多地引发模仿与二次改编热潮。

这不是孤例。在互联网催生的新大众文艺浪潮下,不少曾经被贴上“老土”“过时”标签的本土文艺,正逐渐成为潮流。采样于粤剧《帝女花》经典片段的说唱歌曲《大展鸿图》,将岭南戏曲韵味揉进嘻哈节奏,在海内外广为传唱;广东英歌舞锣鼓铿锵、气势如虹,在异域街头吸引众多海外民众驻足;西北花儿《尕连手》经重新编曲后在短视频平台迅速刷屏;彝族左脚舞、土家族摆手舞、安塞腰鼓等一众扎根乡土的歌舞,不再局限于村寨节庆和剧场舞台,在互联网上收获了庞大的年轻粉丝群体。曾经被视作“土里土气”的乡土文艺,何以逆袭为今天的流量密码?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大众审美对标精致规整的都市化流行标准。而那些在山野乡土中的文艺长期蛰伏在审美体系边缘。时至今日,大众审美迎来本土化、多元化的价值回归。相较于工业流水线打造的标准化潮流,承载千年民族记忆的乡土文艺,拥有无可复刻的鲜活生命力与独特精神气质。这些未经雕琢的原生文化底色,是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基因,也拥有当下潮流审美中稀缺而独特的辨识度。

从受众心理维度剖析,乡土文艺的持续出圈,填补了当代人的精神空缺。现代都市生活节奏紧凑,短视频娱乐、快餐式情歌等娱乐内容仅能带来短暂感官愉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乡土文艺扎根泥土、承载厚重记忆,带着人文温度与强劲力量。《目瑙纵歌》的刚健凌厉,能够提振心气;英歌舞千人共舞的磅礴场面,重现了集体的归属感。年轻人追捧民族风,是在古老乡土文艺中,找寻现代生活缺失的笃定力量,完成深层的情绪慰藉与精神代偿。

审美迭代的表象之下,更深层的变革是新大众文艺带来的文化平权。过去,民族歌舞的传播高度依赖专业剧场、官方展演,传播渠道单一、链条较长、受众圈层相对固化,很难真正走进普通大众的视野。而短视频平台进一步打破地域阻隔与圈层壁垒,极大降低了文化创作与传播的门槛,一部手机便可完成拍摄、创作与全网传播。民间艺人、基层群众、青年爱好者纷纷站上公共文化舞台,边疆村寨的特色歌舞跳过层层中转环节,直接触达亿万普通用户。传播逻辑的革新,让原本囿于一方水土的小众民俗,转变为全民可参与、可共创、可共享的公共文化素材,既实现国内全网刷屏的热度,也助力中国文化扬帆出海,成为向世界讲述多元、鲜活、立体中国故事的生动载体。

归根结底,技术只是赋能工具,平台只是展示载体。真正推动乡土文艺完成从“土”到“潮”蜕变的,是全社会日益深厚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更是在新大众文艺时代下,普通民众文化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这份珍贵的文化自觉,在当代青年群体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如今的年轻人,发自内心认同、热爱本土传统文化,乐于亲身实践、大胆创新,主动将非遗民俗转化为彰显自我态度的潮流表达方式。这些“出圈”的乡土文艺,既不机械复刻古老传统形式,也不剥离文化内核、片面堆砌符号噱头,通过现代编曲、潮流改编、精细化短视频镜头语言优化等方式,让传统民俗变得更加轻盈鲜活、生动时尚。景颇族刀舞完整保留长刀仪式、经典舞步与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化内核,依托现代化镜头语言放大舞蹈的磅礴气势与精神张力;《大展鸿图》萃取粤剧经典唱腔的独特韵味,嫁接新生代说唱潮流律动,实现传统戏曲与现代音乐的破壁融合、双向赋能。年轻人主动挖掘、创新的背后,是新生代根植心底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

当曾经被世俗偏见轻视的“土”,蜕变为承载本土底蕴、生活力量与独特文化身份的潮流标识,它便拥有了比肩甚至超越流水线网红的魅力。古老的民族文化基因深度融入当代生活、精准契合时代情绪,自然能够突破地域与国界的限制,引发全民乃至全球范围的广泛共鸣。这,正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鲜活而真切的时代注脚。

新闻图评

跨区域对话是机遇也是考验

沙芝羽



10月30日,湖北武汉“名家风采——汉剧名家名段演唱会”现场。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10月30日晚,湖北、湖南、广东、福建、陕西五省汉剧名家在湖北武汉人民剧院同台联唱,展现出汉剧艺术跨区域对话的广阔空间。

同腔同源、和而不同。陕西安康汉调二黄的苍劲、湖南常德汉剧高腔的清亮、闽西汉剧的质朴深沉、广东汉剧的古朴绵长,各美其美。汉剧作为皮黄声腔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古老剧种,自古以来便展现了极强的艺术辐射力,影响遍及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当代汉剧艺术打破地域壁垒,共同形成集群化、整体性的传承路径,是让400年声腔在更大格局中获得滋养的应有之义。

跨区域对话既是发展机遇,也是新的考验;对话是为了汇流,而非抹平河床。不同剧种若流于拼盘式展演,或为迎合市场而消解各自韵味,可能损伤剧种的地域特质与美学特性。在交流中,汉剧应守住自己的特色,彼此借鉴、化合生长,让集群之力反哺根脉,从而使这一古老剧种既“活”在融会贯通里,也“火”在独特气韵中。

新时代北京艺评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 中国文化报社 合办

向经典与传统致敬

——听民族管弦乐《永恒的红飘带》有感

项筱刚

日前,笔者应邀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聆听了由北京民族乐团联合全国数家民族乐团共同委约、演出,青年作曲家刘畅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永恒的红飘带》。民族管弦乐《永恒的红飘带》既是“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的重头戏之一,也是北京民族乐团与广东民族乐团等十余家民族乐团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献礼之作。

向经典致敬

民族管弦乐《永恒的红飘带》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作曲家向经典致敬、向经典范式寻求成功的旨趣。

众所周知,1965年,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创作的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简称“《长征组歌》”),是迄今为止影响非常大、传播非常广、历时非常久的一部讴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音乐作品。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于当下,《长征组歌》通过《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和《到吴起镇》等选曲,堪称“全景式”反映红军长征伟大胜利之路的鸿篇巨制,展示了长征胜利30年后中国军旅艺术家的一次“新的长征路”。民族管弦乐《永恒的红飘带》以“民族管弦乐”的形式,通过《血战湘江》《雄关越歌》《赤水行川》《泸定飞歌》和《砺雪征途》等乐章,同样“全景式”礼赞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勾勒出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音乐界后浪们“新的长征路”。

《长征组歌》以“形散而神不散”的气魄,通过《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10首歌曲的结构,成功地将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呈现于音乐会的舞台之上。民族管弦乐《永恒的红飘带》通过《红旌起征》《血战湘江》《雄关越歌》《赤水行川》《泸定飞歌》《砺雪征途》《草海丹心》《长缨壮歌》和《永恒的红飘带》共9个乐章,努力大写意地架构起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之路。

无论是《长征组歌》还是民族管弦乐《永恒的红飘带》,均将“旋律的如歌”视为创作制胜的法宝。前者“讨巧”地将江西采茶戏、苗族山歌、云南和陕北民歌、藏族民间音调、青海花儿和湖南花鼓戏等各地民间音乐素材融汇于整部组歌中。后者“智慧”地将江西、贵州、川黔、陕北等地民歌和三首创作歌曲《映山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揉入全曲中,并借力于前述耳熟能详的民歌、创作歌曲,牵引受众沉浸于音乐之中。

略有不同的是,《长征组歌》是萧华将军与四位“战友派”的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的“集体创作”,流淌着浓郁的军旅音乐之风。相比之下,民族管弦乐《永恒的红飘带》完全是后浪作曲家刘畅一己之力所为,虽然二度创作彰显出集体的音乐表演实力。

向传统致敬

显然,民族管弦乐《永恒的红飘带》在不经意间敞开了作曲家向传统致敬的初心。

古今中外音乐史上大凡流芳的多为对传统充满敬畏之心的佳作,不论是口传相颂的民间音乐还是历代不同群体作曲家的创作,其中对民歌或创作歌曲的活学活用尤甚。民族管弦乐《永恒的红飘带》第五乐章《泸定飞歌》之川西民歌《康定情歌》、第七乐章《草海丹心》之歌曲《映山红》、第八乐章《长缨壮歌》之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第九乐章《永恒的红飘带》之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理论注脚。诸民歌、创作歌曲乘着原先的“文学拐杖”——歌词,“短、平、快”地将音乐会现场受众带入创作者的意象空间,尽管借力的民歌、创作歌曲是以“无词歌”“碎片化”的形式呈现的。换言之,作曲家以诸民歌、创作歌曲为音乐素材或创作动机的创作手法,既是向传统的致敬,又是对诸民歌、创作歌曲的再创作。何乐而不为?

很显然,民族管弦乐《永恒的红飘带》令笔者印象较为深刻的非四个乐章莫属——第五乐章《泸定飞歌》、第七乐章《草海丹心》、第八乐章《长缨壮歌》与第九乐章《永恒的红飘带》。其中,第八乐章《长缨壮歌》是笔者的最爱。由唢呐演奏家石海彬、板胡演奏家沈诚担纲的该乐章其实是一首为唢呐、板胡与民族管弦乐队而写的“双协奏曲”。唢呐的粗犷、豪放与板胡的质朴、抑扬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在尽展中国吹管乐、拉弦乐的“中国式”表达之时,威武而温润地将全曲推向了高潮,虽然在此之前笔者着实难以想象这两个民族乐器还能如此“同呼吸”地共存于同一声场之中。而第五乐章《泸定飞歌》、第七乐章《草海丹心》分别是为竹笛、琵琶与民族管弦乐队而写的小协奏曲。二者在展示两位演奏家演奏技艺的同时,亦在不知不觉中凸显这两个乐章音乐的“画面感”,以第五乐章《泸定飞歌》尤甚,虽然两位演奏家的“扩音”效果似乎使独奏乐器的音色稍显逊色。

由于对经典的敬畏、对传统的仰视、对历史的崇敬,民族管弦乐《永恒的红飘带》全曲弥漫着“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理念,在描绘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年轻后浪们“新的长征路”的同时,亦再一次高扬起这条永恒的红飘带。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

微言大义

当网络文学遭遇“耐心流失”

王志顺

在微短剧不断以高密度连环反转抢占大众碎片化时间的情况下,如何维系网络文学长久的阅读黏性、驱动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成为平台与创作者需要共同作答的时代考题。

当下部分网络文学遭遇的“耐心流失”,本质是两套内容生产逻辑的正面碰撞。微短剧高度压缩叙事链条,用快节奏降低内容观看门槛;而长篇网文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以绵长叙事描摹完整的人物成长轨迹,织就细密饱满的故事脉络。部分平台将资源砝码过度压向微短剧衍生赛道,削减对原创长篇内容的长期扶持,直接拖累网文内容的整体成色。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写作工具大幅拉低了套路爽文的创作门槛,个别创作者紧盯单章瞬时流量,生硬堆砌爆点桥段,缺少完整自洽的故事骨架,作品写到后半段逻辑漏洞丛生,一点点耗光读者留给长篇创作的耐心。

读者耐心的收窄,并非大众阅读习惯发生了根本转向,而是行业粗放式生产模式日积月累的结果。在读者审美持续迭代的当下,“爽感”的内涵早已跳出主角一路开挂的浅层套路,读者转而渴求更真切的情感共振。

优质长篇网文的价值,不只藏在文字本身里,更源于网络文学独有的作者与读者双向共生关系。有作者便善于从世间百态中萃取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也乐于吸纳读者的合理建议丰富配角戏份。当读者在评论区预判剧情走向时,作者可能会连夜调整大纲,把悬疑写作当成和读者的“斗智斗勇”;当读者发现早期情节存在瑕疵时,作者便回头修补,在一遍遍的打磨淬炼中逐步成型。

对此,平台不能一味追逐微短剧带来的短期红利,应搭建科学多元的内容评价体系,弱化单章瞬时流量对创作方向的不合理干扰;创作者要深耕文本,将现实观察揉进叙事肌理,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搭建严谨自洽的故事体系,不辜负读者倾注的时间与真情。

读者的耐心是网络文学行业珍贵的无形资产。读者愿意静静等候更新,是期待故事稳稳接住自己倾注的情绪,奔赴一场值得长久相伴的叙事旅程。坚持以真诚创作守护这份耐心红利,才能将其转化为网络文学更好发展的坚实底气。